

性醫學與

人文社會研究

「性

學是現代的巫醫！」
在「四性」學術研討會中，國防醫學院人

文社會科劉仲冬教授一語道出了性學及現代醫學的盲點所在。在這場名為「性教育與性醫學」的座談會中，幾位引言人熱烈討論了性醫學與人文社會研究之間的種種關係。在現代生活中，性學+實證科學+醫療體系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宰制系統，然而，它們並無能思考到「性」於人文社會中的各類問題。

相應於此，清華大學歷史所傅大為教授認為，性醫學應該與人文社會研究相互滲透。他指出在傳統上，性醫學將「性」的問題視為個人身體器官之問題，或國家人口統治之問題。然而，在當代的情境中，隨著慢性病的擴增，已漸漸意識到患者與社區、社會之間依存關係的重要。傅大為所謂的「滲透」，是希望人文科學家能夠介入醫學的領域，進入醫學的語言，

然後對此作內部性及在地性的批評。例如，現在一些對於護士、助產士、及女醫師的社會研究，便相當能展現這種精神。反過來講，性醫學的研究成果，例如醫學中對於變性人、老年殘障者的研究，也可讓社會科學家作為研究社會現象之重要參考。

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則具體指出，性醫學和人文社會思潮在現實中實在距離遙遠。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醫師們深受十幾年前啓蒙思想影響，認為醫學本就是正義而科學的，藉此可幫助一般民眾破除迷信，以致不容易理解醫學本身的盲點所在；另一方面，醫師操忙於開刀都來不及了，何以有時間去瞭解社會科學？因此，王浩威建議，與其期待兩造之間能夠對話，不如期待醫療消費者運動，或是醫療界的內部反省。甚至，我們應思考如何減消醫學界的龐大權力。例如，國內有沒有可能發起由曾是病患或病患家屬所組成的自動團體，藉以提供更詳實的醫療資源？因為，專業人員對於個人身體的種種問題，並不是都能瞭如指掌，反而是曾為病患的人，能夠發揮更切身、更適當的幫助。

在上述引言人的勾劃之下，我們看到了性醫學與人文社會研究之間的連線可能。無論是兩學科之間的互相滲透，或是以更人本化而重社會關係的方式來介入性醫學，如何好好對待「性」與身體的諸種問題，仍是有待努力的實踐課題。